

反思「老人傳播」研究之方法論途徑： 兼向心理學之人文轉向經驗借鑑*

臧國仁、蔡琰**

摘要

本文從「方法論」(methodology)角度剖析「老人傳播」研究之困境與未來展望。除「前言」略述其發展起因與本質外，其餘皆在反思如有關「研究對象」之定義與內涵、研究者之「世界觀」以及「研究設計」等議題。次則引介來自心理學的人文反思經驗，藉此呼籲「老人傳播」研究者仿效、學習並持樂觀與超越自我的精神，來持續鑽研傳播與老齡的關係。

關鍵詞：人老、方法論、反思、老人、傳播

* 本文內容出自兩位作者多年來與政治大學傳播學院「人老／老人傳播研究群」(2000-2020)老師與同學成員之多方共同探索與琢磨，有關「人文反思」部分則曾受政大商學院科管所吳思華教授提出之「人文創新」概念啟發甚多，《中華傳播學刊》兩位評審對本文之修改意見極具建設性(尤其圖1與第參節)，專此一併敬謝。

** 臧國仁為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退休教授；蔡琰為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退休教授。通訊作者為臧國仁，E-mail: kjt1026@nccu.edu.tw。

投稿日期：2019/05/03；通過日期：2019/07/29

壹、前言

……反思才是洞察力的源泉（段義孚，頁 2011）。

值此「老人研究」漸趨普及之時，¹ 本文旨在省察「老人傳播」研究面臨之困境與挑戰以期沉澱與深化，從而討論此一與「生命歷程」（lifespan）有關之研究傳統如何協助眾人正視自己的韶華逝去、家人的盛年難再以及他人的繁華落盡，當屬傳播領域過去較少觸及卻有密切關聯之人文學術議題。

以下擬先回顧有關「老人傳播」研究對象之定義與內涵，次則分述研究者之世界觀以及研究設計。依老人學研究者 Bengtson, Burgess & Parrott (1997, p. S72)，此類反思有其必要乃因唯有透過追本溯源式地瞭解領域發展之起因、本質與限制等，知識累積與前瞻發展始有可能。同理，Gergen (1999, pp. 47-50) 亦曾指出若要對未來熟思遠慮，就需反思現狀中的真理與正確本質以免囿於傳統。

以下擬從「老人傳播」之系列文獻出發，旨在回應上引呼籲，即研究者除提出研究成果外亦應整理並歸納所得以供系統性學習，針對不同研究選取之「方法」或「路徑」檢討其後設觀點與限制，此常稱之「方法論」或「方法學」。省察（江明修，頁 1998），如此方得促進學術理解並擴大所知。

貳、「老人傳播研究」之方法論反思

一、反思之一：研究對象（subjects）

一般來說，相關文獻甚少提及「老人傳播」之研究對象，研究者（如 Harwood, 2007; Nussbaum, Pacchioni, Robinson, & Thompson, 2000）多逕而認定其即某一年齡如 65 歲以上之人口族群，籠統地認為其有一致之社會行動或傳播行為而少例外。實則年齡並非判斷「老化」的絕對標準更非唯一標準，有人雖年逾 65 或 70 卻猶能生龍活虎地生活自如，反之另些中壯人士可能未老先衰，此皆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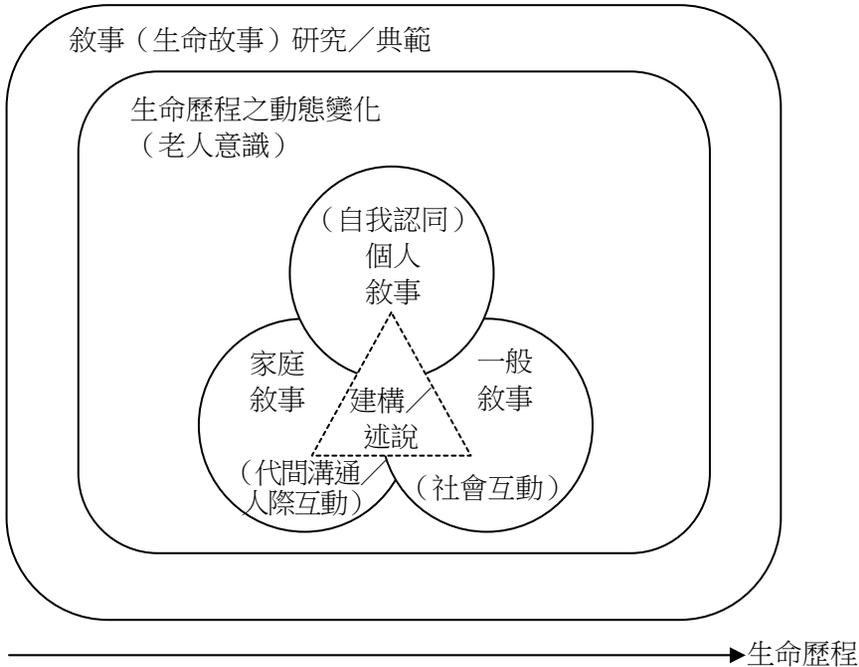
一些生物醫學研究卻因慣於認定「老即衰敗」而多出現如 Estes & Associates (2001, pp. 46-48) 所稱之「老化之生物醫學化」（biomedicalization of aging）現象，將「老化」議題逕與「病體」或「生病」連結，進而推論如要延續生命就應透過良好的醫學與護理專

業照顧，因而成為法國哲學家 Foucault (1973, p. 29) 所言之「醫學凝視」(medical gaze) 或「專家凝視」(expert gaze) 掌控對象，「客體化」了老人從而建立眾多醫學規訓以使其服膺於專業工作所需並也易於管理，但老化之積極、正面、樂觀生命意義與醫療極限等倫理議題卻備受忽視 (Estes & Binney, 1989; Kaufman, Shim, & Russ, 2004)。

而老人傳播研究者未能察覺此類陷阱，也常重蹈覆轍地認為其研究對象必然產生人際或社會「溝通問題」(如 Nussbaum, et al., 2000, chap. 11, “Barriers to conversation facing elderly people”)，同樣淪於上述迷思而多強調一旦上了某個年紀(如前述 65 歲)就易產生溝通障礙，不但行動、智能、記憶力以及語言能力等生理與認知心理表現皆會顯現不足，老人形象更常被邊緣化或遭忽視或僅與某些特定場所(如安養機構或醫院)連結而少正面描述(見林進益，2007)，顯與一般老人學研究者同樣易於陷入老人歧視(the ageism; Nelson, 2002)或老年偏見(elder discrimination; 蔡麗紅、鄭幸宜、湯士滄、黃月芳，2010)之情懷。

斧底抽薪之計當在跳脫上述年齡桎梏而調整「老人傳播」為「人老傳播」(aging communication)，強調其旨並非專指某一特定年齡族群〔(無論稱其「老人」、「老年」、「老齡」、「熟齡」、「銀髮」(陳肇男，2001)、「樂齡」(魏惠娟編著，2012)或「創齡」(見駱紳編，2012)等皆然。〕之溝通困境，而係觀察上了年紀者如何從其個人(自我)、人際與社會等面向講述「老化」(aging)的生命經驗(臧國仁、蔡琰，2014，頁 475)，從而了解其乃自然過程無須畏懼也難逃避，正視其與自身關係並快樂地生活直至生命最後方是正道(見圖 1)。

圖 1：「老人／人老傳播」研究之動態面向*



*資料來源：改繪自臧國仁、蔡琰（2013，頁 27）。此圖內圈三者原繪為線性關係，蒙《中華傳播期刊》匿名評審指陳「人生不可能如此直線性發展」而應以「正三角形擺設」，且三者「其圓形亦可以加大到兩兩相互交集，以織出人生的故事，這樣或許可以更接近於真實的人生」。作者同意評審之卓見並勉力修改如圖 1，謹向評審敬表謝忱。

由此觀之，實則「老人／人老傳播」研究之關心對象並非某個特定年齡族群的溝通問題，而是上述「生命歷程」之變化與適應，畢竟「老」乃人生必經之路，無論年輕人或年長者皆然。而在此過程中，如何建立自己與他人的「老人意識」（邱天助，2007；蔡琰、臧國仁，2010），指在心理、人格、情緒等相關面向發展之自我形象知覺（“me-ness”），常用來調適因年齡愈長所帶來之不同生活方式，進而瞭解「生命歷程之動態變化」（見圖 1 第二層），當屬學術研究與日常生活皆應審慎省思之重大議題。

此圖所示之「述說」（narrating）當然不限於口語表達，舉凡任

何文字、符號、靜態／動態影像、聲音、（戲劇）表演等敘事體媒材（modality）皆可用來表達生命故事之賞析與分享（見圖 1 最內層三角形）。重點當在強調「個人及社會故事的建構與再建構」（Lapadat, 2004），亦即透過述說自身故事的身份認同主題（identity themes）個人方能了解積極生活的力量來源（見圖 1 內層上方圓形），進而樂於改變或調整人生路徑，甚而重新發展與前不同之成功老化生活歷程。

至於圖 1 外層所示之「敘事研究／典範」應屬「老人／人老傳播」知識論基礎（epistemological base; 見 Pettigrew, 1985），乃因其可呼應「敘事老人學」（narrative gerontology）與「敘事心理學」（narrative psychology）提倡之「人生如故事，故事如人生」根喻（root metaphors; Sarbin, 1986a: ix 以及 chap. 1）。誠如 Kenyon, Ruth, & Mader（1999, p. 40）所稱，「人們不僅有其人生故事可資述說，人們根本就是故事」。或如 Murray（2003a, p. 111）之言，「敘事遍及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生而處於敘事世界，……透過故事我們方能從看似毫無章法的世界理出頭緒，定義出有時序之感並與他人不同」，顯然其（敘事）對歷史與人生之重構皆有重要意義。

因而亦如圖 1 所示，「老人／人老傳播」不僅關注人們如何透過「述說」而體會生命之變化興替（丁興祥編，2012），並也涉及了此類述說如何協助建立人際關係並促進與他人（含家庭成員）間之「代間（跨世代）溝通」（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互動（見圖 1 內層左邊圓形），甚至能與主要社會團體持續往來（見圖 1 內層右邊圓形），包括爭取大眾媒介正面地再現老人形象兼而協助老人團體近用媒體，如透過新科技如智慧型手機或 iPad 接觸大眾媒體以吸收資訊、打發時間或消遣娛樂、放鬆心情（Harwood, 2007）。

小結本節，本文認為過去雖已發展眾多與「老齡」有關之善意詞彙（如前引「銀髮」、「樂齡」、「創齡」等）而得以避免讓老人族群持續受到「污名化」（stigmatization；見 Ward, 1977；有關「失智老人」之污名現象可參見羅彥傑，2016, 2018），但無論如何命名恐仍無法改變老人就是「老齡」的事實。重點當在正視「老」之生命意義而非強調「老即衰退」論點，尤應關注「老齡」與故事述說之正面、美學意涵，如強調「詩性老齡」（poetic aging）之意即在說明「人生即藝術品」（a life is a work of art），值得與他人分享並也值得

講述乃因每個人人生俱屬獨一無二而有其特殊內涵與意義（Randall, 2001; Randall & McKim, 2004, 2008）。

二、反思之二：研究者之研究「世界觀」（worldview）

上節建議由傳統「老人傳播」研究改而稱其「人老傳播」藉此重新審視「年齡」之生命意涵看似簡單，實則涉及了不同研究者所持之「世界觀」，也是不同學術典範間之重大爭議所在，此點對「人老傳播」研究者而言尤具挑戰意涵。

「世界觀」（德文為 *Weltanschauung*）字典原意為「對整個世界的根本看法」，乃研究者「對自己【做研究】的認知過程（包括：記憶、感知、計算、聯想等各項）的思考，即認知的認知（*cognition about cognition*）或知曉之知曉（*knowing of knowing*）」（臧國仁、蔡琰，2012a，頁 1；括號出自原文，添加語句出自本文），亦即「針對事物本質而超越任何特定理論之思辨」（Littlejohn, 1999, p. 31；引自臧國仁、蔡琰，2012a，頁 1）；簡單地說，「世界觀」就是隱而未見之「後設想法」。

而在老人（學）研究領域，Hooyman & Kiyak（2002／林歐貴英、郭鐘隆譯，2003）認為早期研究多奠基於實證主義（*positivism*）學術典範而擅長操弄「變項」來驗證理論與假設之可靠性，尤常以年齡為人口變項而以老化之行為表現（如：體力、語言溝通能力、認知記憶本領等）為應變項來探測老人與其他年齡族群之異，進而推論老人在各方面都有了如前述之不足現象。

這種趨勢在上世紀八零年代前後出現眾多後設理論或世界觀之調整，社會老人學者稱此「第二次轉型」（*the second transformation*），最為顯著之理論變化就是引入富含詮釋學（*Interpretivism*）色彩之「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參見圖 1 最內層之「建構」概念）從而展開具有質性研究特色的老人研究新起方向（Hooyman & Kiyak, 2002／林歐貴英、郭鐘隆譯，2003）。²

依 Gubrium & Holstein（1999, pp. 288-292），社會建構論主要論點有以下三者，其意對「老化」（*aging*）均極具參考作用：

第一，強調「主觀」兼而認為「年齡」僅為某一特定時空情境之主觀界定（Settesten, Jr. & Godlewski, 2016 稱此「主觀老化」或 *subjective aging*）而非亙古通今永不變動之外在衡量標準。如源於醫

學科技進步以及其他社會文化因素使然，2020 年之 65 歲以上老人之體力、精神與外表當皆與六十年前有極大差異，謂其「老人」或有言過其實之嫌。何況，是否「老」或如何「老」常是個人面對生活世界所建構之自我感知（此即前述之「老人意識」，復見圖 1 中圈）而難有統一之外在客觀標準，只要能善處老化（*coping with aging*）則年齡恐僅是「身外之物」（Aldwin & Igarasi, 2016）。

但實證研究者常如上節所述簡單地定義「老人」為某一特定年齡之統稱，卻無視於不同年齡層次間之老人亦有絕大不同（參見下節），如 85 歲以上的「老老人」（*oldest-old*）就與剛退休之 65 歲「青老人」（*young-old*）明顯有異（此一分類出自 Thorson, 1995／潘英美譯，1999），以致研究結果常讓人以為「絕大多數」老人都是如此，可謂將「巨大且異質（*heterogeneous*）的團體……用刻板印象化約成一個一致同質（*homogeneous*）的族群……」（林進益，2007，頁 7）。

臺灣社會心理學者邱天助（2012，頁 8）因而指出，「……人們總是……過度簡化老年的生命，以為六、七十歲，七、八十歲和八、九十歲，面臨的都是同樣的世界，過的是同樣的生活，產生同樣的境界」，誠哉斯言。

第二，社會建構論者主張世界乃由「意義」組成，而年齡之意義因人而異並隨時間變動，與人並無直接歸屬。同理，多「老」未必是量化研究者可觀之外在物件而更是老人對生命意義之自我感知（即前述之“*me-ness*”），兩者（「老齡」與「意義感知」）相關且由人所建構而非自然存在亦非長久不變。

尤以年齡本無特別意涵，卻是透過社會建構才產生了不同時代之意義且常變動，而由其代表的「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ies*）與「事實真相」（*facts*）並非顛撲不破之「真理」（*truth*），而是隨著不同時代的不同個人以及其與他人互動而建構所得之不同意義（如與自己年輕時相較或與他人相比；見 Settesten, Jr. & Godlewski, 2016, p. 11），尤常透過大眾傳播媒介為之以致情隨境轉。

第三，因而上述意義建構常受情境左右而有不同意義，需視其由誰及在何種情境建構，因而如何「老」以及「老」之意義在不同社會、不同文化、不同國家皆有其不同意涵。如在日本，老齡社會出現時間較為久遠，其平均餘命已達 83.6 歲，而每十萬人之百年人瑞數字

亦達 46.9，高居全世界第一，因而在該國之「老人」與「老」的意涵顯與其他國家不同。³

Sarbin (1986b, pp. 6-8) 曾採美國上世紀哲學家 S. C. Pepper (1942) 歸類之六個「世界假設」(world hypothesis) 模式藉以說明上述「世界觀」概念，強調 Pepper 所稱之「情境論」(contextualism) 核心要旨即在「變化」與「新奇」二者，而敘事取向最為符合「情境論」要義。

如在戲劇表演時，無論角色、劇本、道具、時空、閱聽眾等元素都會影響說故事的方式與內容，唯有透過情境式的即興思考與行動方能完成所需。而其他敘事類型如小說、寓言、民謠、歷史、自傳式之述說同樣得要透過「情境論」的意義建構途徑始能理解其義 (Sarbin, 1986b, pp. 6-7)，如面對不同講述對象與講述空間則其講述方式勢必調整，此理甚明。

Gubrium & Holstein (1999) 另亦指出，許多老人社會建構論者習以前引敘事典範為其知識論基礎，藉此探析老人個體如何講述其經驗世界，並以所述資料為分析起點，由此獲知老人個體如何經驗老化過程、如何創造與分享其生活經驗，亦可探得並理解這些生命經驗在其過往生活所占位置與價值，而非如實證主義者汲汲於「建立」具有普遍意義之「理論」(theory construction/building)。

小結本節，任何研究者採取某一其所認定之方法取向時，必也涉及了其所關心的研究「世界觀」(後設想法)，如有些研究者認為社會真實乃可供觀察並經採取某些特定方法以蒐集資料，如此自可取得並還原(或化約)這些資料與原始社會真實間的關係；此即實證主義所擅長的量化推理方式。

但社會建構論研究者反其道而行，認為任何社會真實頂多只是研究者透過某些研究步驟試圖探索知識的「暫時現狀」罷了，即便將訪談蒐集資料所得加總也無法還原原始事件的真實內涵，乃因「那個」真實早已隨風遠颺。而任何受訪對象之口述資料內容常受情境影響以致每次所「述」未必相同，即使主軸相同，述說時仍可能發展不同情節，顯示其(受訪對象)回答研究者之訪談實皆有述說其自我故事的主體性 (Murray, 2003a)。

由此觀之，不同研究「世界觀」產生之研究結果大異其趣，重點可能在於研究者是否清楚明瞭自己所做研究之可能盲點。如此或可推

知，做研究之「研究設計」不但涉及了研究者的「世界觀」，也與其所獲得之研究結果息息相關。

三、反思之三：研究設計—以 Erikson 之「心理社會發展階段論」為例

上節業已針對「老人／人老傳播」研究對象與研究者之研究「世界觀」提出初步反省。本文認為，老人傳播研究延續了早年老人學研究之桎梏而習視「老人」為集體性群體但少考慮其間異質特色，研究結果多認定老人之溝通語言活動皆與其體力、智能表現同樣趨於弱勢，是為「不足典範」（the deficit paradigm）之具體表徵（Coupland & Coupland, 1990）。由是本文建議調整「老人傳播」研究為「人老傳播」研究，旨在探測（老）人如何感知生命歷程變化從而樂於分享並述說其人生經歷以與他（家）人建立人際互動關係，藉此促進樂觀且正面之老人生活。

本節擬延續前節所述進而回顧心理學家 Eric H. Erickson 早時發表之老年研究報告（Erikson, Erikson, Kivnick, 1997／周伶利譯，2000），乃因其曾詳述如何透過一項長達五十年之「縱貫式」（longitudinal）研究取得眾多訪談資料後，詳盡地分析老人如何參與人生、享受生活甚至在尋求自我統整與絕望間獲得平衡進而成為活躍老年，此即其所發展之著名老人「生命週期」或「生活圈」（life cycle）理論（Erikson & Erikson, 1998／廣梅芳譯，2012）。⁴

Erikson 認為，人生可分成不同階段，心智成熟度各有不同，可稱其「生命過程漸變」（epigenesis）說。每個階段都有看似對立的「和諧」（syntonic）與「不和諧」（dystonic）性格傾向；此常稱之「心理社會發展論」（psychosocial developmental theory）或「人格發展論」。

然而一般研究者過去多僅著墨於 Erikson 老年報告揭示之上述兩兩對立性格傾向，以下擬略說明 Erikson 自述之研究設計藉此期勉「老人／人老傳播」未來猶可仿照其透過長時間觀察取得資料之研究途徑（以下除特別註記外均出自 Erikson, et al., 1997／周伶利譯，2000，第二章）。

依其所述，老年報告源自其針對 1928 年 1 月 1 日至 1929 年 6 月 30 日出生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市且隨機抽樣所得之出生嬰兒共 248 位，

從其六個月開始即由護士進行家庭拜訪並記錄嬰兒健康概況。至其 21 個月後，每隔半年改由母親帶領至「兒童福利研究中心」由研究人員記錄其健康、飲食、睡覺習慣與排泄狀況，兼而討論孩子的行為問題、家庭狀況、養育方式。再 16 年後（即嬰兒 18 歲），此類調查持續進行五年追蹤調查，總計約有 150 位研究對象不斷更新其個人經歷與真實資料，包括教育程度、工作經歷、婚姻、子女以及重要生涯發展等事項。

而在 1981 年前後，Erikson 續以上述 50 位小孩之 29 位仍然住在柏克萊市附近的父母為深度訪談對象（年紀約在 75 歲到 95 歲間），而前引人生階段（生命週期）理論就出自訪談所得的資料整理。每次訪談時間兩小時，訪談過程並非制式，受訪者可與研究者分享兩者的共同生長背景與「過時用語」以期相談甚歡。

除訪談資料外，報告內容也包括研究者對受訪者居住環境內外的觀察藉此瞭解其家庭的生活空間安排，並也納入研究者自身對生命經歷的體驗：「當一個人在自己的生命週期中，要辨識和綜觀整個生命週期是很困難的。直到我們能安穩地評估，今天才會成為昨天……」（Erikson & Erikson, 1998／廣梅芳譯，2012，頁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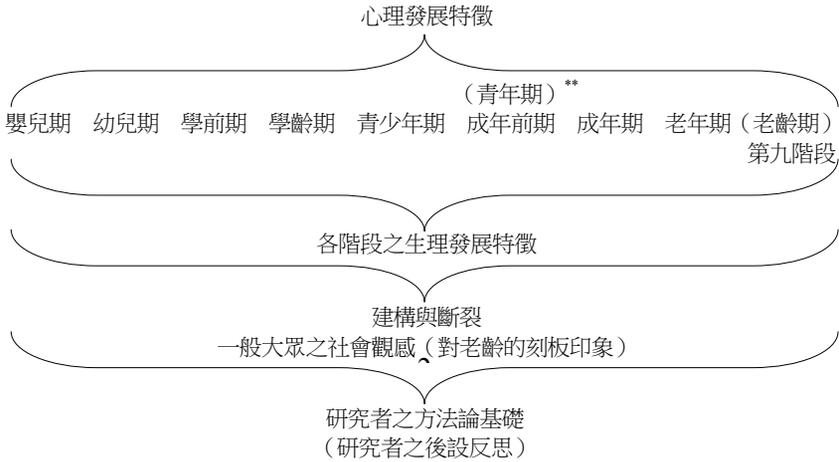
由以上根據 Erikson 以及其妻之自述研究過程可知，此項研究報告之設計除來自長時間的資料蒐集與整理外，訪談所得乃其分析主要來源，但研究者個人對受訪對象的生命歷程審視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此與實證研究慣以定量分析方式佐以統計方法客觀地解析資料所得殊為不同，對老人生命歷程之探索別有意義。

依其分類亦知，人生各自心理成熟度不同，生理發展鮮能一致，Erikson 之劃分僅是籠統說法以讓眾人思考不同階段的內涵。其實年齡何嘗不是人所「建構」，若是過於相信某個年齡就一定是某個樣子（如 65 歲就一定要退休，見 Hooyman & Kiyak, 2002／林歐貴英、郭鐘隆譯，2003，頁 587-588），未免過於簡化了生命歷程之多元與複雜性。何況無論在 Erikson 的八階段或由其妻延伸之第九階段均未指明每個階段的對應年齡，其意可能就在避免武斷地劃分。⁵

因而如圖 2 所示，即便如 Erikson 提出之生命週期論仍可能引起一般人或研究者對每個階段皆有刻板印象，認為某一階段就對應了某些特殊生理行為與心理發展特徵，以致產生了與 Erikson 原說之「斷裂」（參閱下節所談之敘事「缺口」）。而此一「斷裂」亦可能造成

老人（傳播）研究者之「誤解」，以為各階段之人生表現均屬制式因而透過研究假設之設定即可「驗證」其是否屬真。

圖 2：老齡之動態發展*



* 本圖出自本文。

** Erikson 的「成年前期」原文為 young adulthood，但中文不同譯本之譯名不一。第九階段為 E. M. Erikson 過世後由其妻補充，見 Erikson & Erikson, 1998／廣梅芳譯，2012。

但做研究之本意原在避免拘泥於「斷裂」乃因其屬前述之「建構」過程（見圖 1 最內層），研究者反而應從「斷裂」出發深入探究何以致此且是否可以擴張並發展其他想法甚至延伸 Erikson 之八或九階段論；此乃本節主旨（反思）所在，即「老人／人老傳播」之研究設計理當探索不同階段之生命變化意涵與傳播行為特徵。

實則類似 Erickson 老年報告之長期性追蹤研究並不乏見，如哈佛大學「格蘭特終生研究」（見 Vaillant, 2013／王敏雯譯，2018）早自 1938 年起亦已展開並持續至今，旨在找出影響人生幸福的重要因素。該研究記錄了當時 268 位哈佛大學大二男生的生活，爾後每五年追蹤、訪談一次，成為「史上最長的關於人類發展的實證經驗資料」。

依據作者 Vaillant（2013／王敏雯譯，2018），該研究力求取得 Erikson 報告所無的「實徵資料」（包括個人人格特質、體能、心智狀態、家人關係、人際互動型態等），藉以了解「哪一種人活到 90 歲依然耳聰目明、心智靈敏；哪一種人能與另一半幸福相守到白首；

哪一種人最有成就，不論是按部就班升遷，抑或是別創蹊徑」（頁 21）。有趣的是，作者所擬報告是以類似本文提議之「故事」述說方式描述並歸納各種發現，饒富趣味與可讀性，正可為「老人／人老傳播」研究之敘事典範提供例證（仍見圖 1）。

小結本節，為了瞭解「老人／人老傳播」相關研究如何得採不同於量化研究的「假設-推論」途徑，本節略述了發展心理學者 Erikson 之「心理社會發展階段論」（即前述「生命週期論」）兼及哈佛大學「格蘭特終生研究」，以此說明「【若】要決定老化各階段中，人所經歷的變化或效應，就要長期研究同一個【群】人，至少也要好幾個月【年】。【而】要瞭解年齡變化，就要進行縱貫性研究，意即對同一個【群】人，在一段特定時間內反覆測定」（Hooyman & Kiyak, 2002／林歐貴英、郭鐘隆譯，2003，頁 49；添加語句出自本文）。

此類長時期之縱貫式資料蒐集與解讀對「老人／人老傳播」之動態研究格外具有啟示作用，乃因目前所採研究設計多如前述係以短期橫斷式與量化為主，不但難以彰顯老人生命經驗之重要價值，更因其常觀念錯誤地將不同年齡老人族群歸類為相同背景並取其與年輕人相較，以致「世代差異的影響干擾了年齡的影響」（Hooyman & Kiyak, 2002／林歐貴英、郭鐘隆譯，2003，頁 49），「年齡差異」也取代了「年齡變化」，過於注意世代間的差別而「犧牲了世代內的變異（variance），將個人概括化或類屬化（categorized）以便理解某些事實，往往導致過度簡化的危險」（邱天助，2007，頁 58；括號內均出自原文）。

參、向心理學之人文反思經驗學習

上節業已檢討了「老人／人老傳播」研究領域面臨之困境與未來猶可發展之前景。如本文所述，任何研究領域若要持續發展，勢須經常進行此類反思以能整理並歸納研究所得以免「閉門造車」，而透過其他社會科學領域如心理學之反思經驗猶可學習如何刮垢磨光、精益求精。

以下擬從「人本心理學」（humanistic psychology）與「敘事心理學」等心理學次領域略述其自上世紀中期即已展開之學術反思以及其對心理學傳統研究取向之影響，期能有助於「老人／人老傳播」研究

未來展開更具開創性之發展路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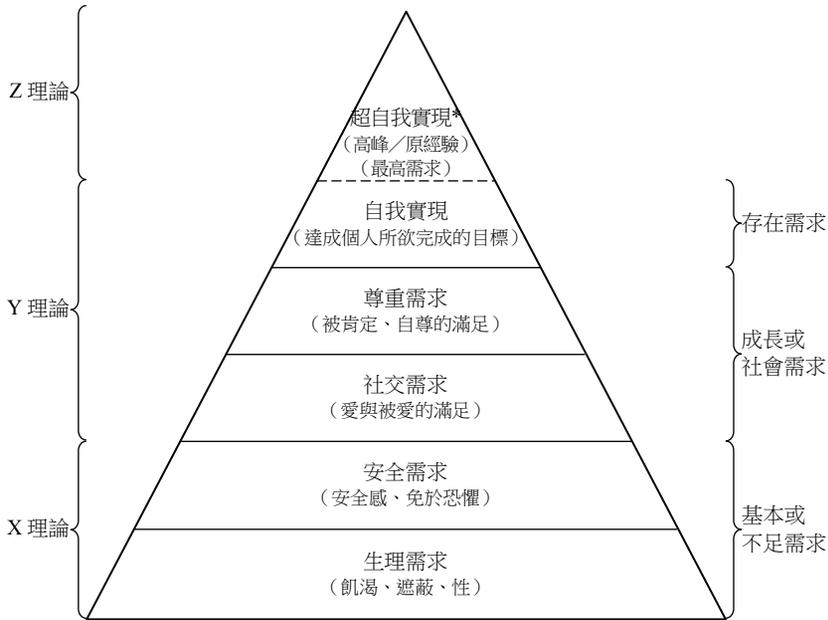
如葉浩生（2006，頁 8-9）所言，心理學自始就熱衷於仿效、崇拜自然科學之科學觀與方法論以致領域日趨破碎。其後諸多心理學者受到後現代思潮（如前述提及之詮釋學）影響而相繼另闢蹊徑方才出現如下所引之人文取向，其核心議題多在「確認人的主體價值並以此論斷人之為人乃在其能學習、自我改正、追求善良、增進美好社會以及生命的豐富性」（蔡琰、臧國仁，2018，頁 142）；此一意旨顯與心理學主流實證論點不同，有助於「老人／人老傳播」研究學習並開拓新局。

一、心理學反思經驗之一—Maslow 與「人本心理學」、 「超個人心理學」⁶

若要論及「人文取向」在心理學的發展，A. Maslow 之貢獻當屬最為家喻戶曉，以致其聲譽與其他主流心理學者相較不遑多讓。如美國心理學會（APA）曾經票選二十世紀最著名（eminent）之心理學者（Haggbloom, et al., 2002, p. 146），Maslow 排名第十，僅稍次於行為主義創始人 B. F. Skinner、兒童心理學者 J. Piaget（皮亞傑）與精神分析學派的創始人 S. Freud（佛洛伊德），盛名可見一斑。

實則其名望多源自早年發展之「需求層次理論」（hierarchy of needs; Maslow, 1954），認為人的動機有高低層次，從最低層的生理與安全等基本需求到最高層次的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或自我滿足依次發展，唯有當低層次獲得滿足後方得進行到下一層次。這幾個層次的發展有如金字塔形狀，低層次座落於底部而高層次則在上端（見圖 3；最高層次之「超自我實現」見下說明）。

圖 3：Maslow 的「人類需求層級論」(Maslow's theory of hierarchy of need)



* Maslow 曾經使用不同字眼來描述最高層級的「超自我實現」需求，如：超個人、超越、靈性、超人性、超越自我、神秘的、有道的、超人本（指不復以人類為中心而改以宇宙為中心）、天人合一等。此圖出自本文，但中文詞彙均引自若水譯，1992，頁 172-173。圖左之 X, Y, Z 理論出自 Maslow 之語，X, Y 理論則係美國心理學家 D. McGregor (1960) 提出。

在 Maslow 心目中，高層次之自我實現者僅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一且常是六十歲以上者，其特色在於「能夠實現自己的願望、對能力所及的事總是盡力完成、具備洞察生活的能力，……有著謙虛態度……，能傾聽別人……」，是一群具備充分人性者（Goble, 1970, pp. 31-32／呂明、陳紅雯譯，1992），如其時之美國總統艾森豪、杜魯門以及羅斯福總統夫人與科學家愛因斯坦等均屬之（Maslow, 1993）。

而如圖 3 所示，Maslow 之相關論述特別注重人文價值在心理學的作用，強調人性積極向上的特性，意謂只要在良好的環境條件下，

人們都會表現出諸如「愛」、「利他」、「友善」、「慷慨」、「仁慈」與「信任」等完善人格（劉燁編譯，2006，頁 2-3），並能追求「正派而有道德的生活」（a good life；Moss, 1999, p. 29）。

由其領導之學術思想常被稱之「人本心理學」，乃是除了 S. Freud 之精神分析學派以及由 J. B. Watson 締造之行為主義學派以外的心理學「第三勢力」（the third force；Goble, 1970／呂明、陳紅雯譯，1992），創有專屬期刊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與學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Humanistic Psychology，亦在美國某些大學授予碩、博士學位（Moss, 1999, pp. 32-33）。

在其晚年，Maslow 繼而提出最高層次之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或稱超自我實現）概念（Maslow, 1962；見圖 3 最上層），加入了靈性（神秘）研究（包括東方哲學如道家與宗教如佛教）、高峰經驗、個人成長以及其他超越傳統自我界線的諸多議題，多年來定期出版 *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學術期刊，別樹一格，有心理學「第四勢力」（the fourth force）稱號（Arons & Richards, 2015），亦常稱之超個人心理學（transpersonal psychology；見 Hastings, 1999）。

惜乎 Maslow 在 62 歲（1970 年）盛年就因心臟病去世，⁷ 以致有關自我超越之想法有賴其他後進整理其筆記方得見諸於世。而一般學習者不察，多侷限於上引需求層次而無視於其後期較為成熟且與一般心理學者迥異之作品（此一說法出自 Gruel, 2015, p. 44），如頗具開創性之 Z 理論（見 Maslow, 1993）就長期藏諸名山少人聞問，實則其所述對「人老傳播」研究極具啟迪作用（見本節小結）。

如高峰／高原經驗（the peak or plateau experiences）就曾引發心理學家 Csikszentmihalyi（1990／張定綺譯，1993，頁 7）在其較新著作裡（Nakamura & Csikszentmihalyi, 2005, p. 89）定義「心流」（the flow；或稱「最優經驗」optimal experience；見 Gruel, 2015, p. 59）為「全神貫注於其正在做的事情」，並稱可藉此分析「幸福感」，意指「一個人完全沉浸於某種活動當中，無視於其他事物存在的狀態，這種經驗本身帶來莫大的喜悅，使人願意付出龐大的代價」。

實則 Maslow 在說明「高峰／高原經驗」時早就使用了相關語彙如：「活在當下」、「脫離時空」、「遺忘了過去與未來」、「完全被當下、此刻所述戀與吸引」、「沒有自我」（無我）、「在社會之

外」、「在歷史之外」、「陶醉於專注與定心」、「一種失去自我或自尊【之感】」、「自我的超越」、「自我與無我的結合」等（引自 Stephens, 2000, pp. 191-192；添加語詞出自本文），以及「像孩子一樣」（childlike）、「如初次經驗一般」、「如道家式的接受」（Arons & Richards, 2015）。

以上詞彙皆是 Maslow 用來形容具有追求「超自我實現」之 Z 理論者所常遇到之最高心理需求，強調唯有如此方能避免「自我實現需求」可能導向不健康的個人主義甚至自我中心，也唯有提出「比我們更大的東西」（如超自我實現）方能讓人習於超越自我並努力開拓更高層次的精神層面如靈性或宗教活動（Gruel, 2015, p. 60）。其一生持續跳脫自己原有框架，兼而呼籲眾人在日常生活中樂觀地追求更高層次之不平凡視野與目標（higher vision），足堪引為人生學習典範，亦當是「老人／人老傳播」研究者所應存諸於心之重要理論依據。

二、心理學反思經驗之二—T. R. Sarbin 與「敘事心理學」⁸

如上節所示，心理學研究多年來業經如「第三勢力」、「第四勢力」之典範轉移，其因皆與研究者如 Maslow 持續自我反思有關。Sarbin (1986a, 1986b) 則為另例，其在研究生階段與學術生涯初期曾如其他主流心理學研究者同樣接受過嚴格之行為主義與實證取向學術訓練並以發展「角色理論」著稱，但在 1980 年代中期改為篤信「情境論」（見前引 Pepper 所論）、「人本主義」與「敘事原則」（Scheibe & Barrett, 2005, p. 17；參見圖 1 有關「敘事研究／典範」之討論），轉而開創有關「敘事」與「自我認同」的初始研究而備受推崇。

如在其自述（1986a）即曾多次提及對實驗室之心理驗證方法感到失望，甚至認為其過度追求嚴謹科學內涵的作業業已造成心理學門之領域危機。⁹ 其後因受歷史學家 H. White 所撰 *Metahistory* (1973) 一書影響從而深信「敘事研究」亦可應用於心理分析，而透過故事分析途徑遠較實驗法習以「無名、無臉」（nameless, faceless）方式呈現受測者所思、所述來得更為有趣，因而自創「敘事心理學」一詞藉以凸顯「敘事」與「心理」領域之緊密關連，從而引領了心理學探究後現代思潮方法論的諸多觀點，常被視為心理學轉向敘事典範的重（主）要推手（馬一波、鐘華，2006，第二章）。

其言「敘事與人類的關係就像大海之於魚一般」尤其膾炙人口，一舉將敘事研究提升至主體論的地位（Murray, 2003a, p. 112），更將關注日常生活與常人話語的生命故事研究帶入了心理學的學術殿堂，不但點燃了人文主義與科學主義間之論辯，更挑戰了「理性至上」、「科學至上」、「經驗至上」、「客觀至上」、「證據（資料）至上」等傳統心理學研究的核心內涵。

英國心理學家 M. Murray (2003a, 2003b, 2017) 之系列論文曾經追溯敘事心理學的發展歷程，除了 Sarbin 力主以敘事替代傳統心理學之機械式與系統式思維外，另位心理學家 E. Mishler (1986) 提倡之「敘事訪談」亦極具影響性。

簡單地說，Mishler (1986) 認為以故事講述與聆聽為主的訪談方式與一般實證研究慣有的一問一答調查式訪問 (survey interviewing) 殊為不同，前者認為講述者與講述對象間之互動乃奠基於「意義共構」(joint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之前提，雙方平等地 (而非偏重於提問者) 在各自論述中建構談話「情境」並鼓勵彼此說出自己的生命經驗。相較於此，調查訪問素來重視「客觀」與「嚴謹」，不但要求訪問者事先接受訓練以力求其用字用語標準化，且需在不影響受訪者的回答前提下取得所需資料，以便回溯並驗證研究假設進而發展具有普遍與推論原則之理論，兩者 (敘事訪談與調查訪問) 方法論內涵相去甚遠。

Mishler (1984, 1986) 兩本專著尤其強調情境對講述故事的重要性，乃因即便同一訪問者面對相同 (或不同) 講述對象仍可能因情境相異而得到不同情節描述，此點可謂出自故事講述情境之動態性，導致其內容已如前節所述之變化、新奇與即興而非一成不變。而此情境之另一意涵則是，訪問當下雙方所採用之任何語言或非語言信號 (tokens, 如嗯、喔、好) 皆對互動有著暗示作用，極易產生激勵而使對話流程更為順利或反之出現負面作用；要求訪談過程標準化對 Mishler 而言無異緣木求魚難以達成。

Murray (2003a, 2003b, 2017) 提出之第三位重要敘事心理學者是 J. Bruner (1986, 1990, 1991)，其原是上世紀六零年代倡導認知革命 (cognitive revolution) 的核心人物，對認知心理學與教育心理學的發展舉足輕重。但其後亦有感於人類世界實由「理性」與「感性」兩種經驗共同組成 (見 Bruner, 1986, chap. 2)，而相較於偏向嚴謹之理性

與邏輯演繹之科學思維（Bruner 稱此「範式性認知」或 paradigmatic knowing），強調自身獨特經驗之「敘事性認知」（narrative knowing）多存於人文文學領域與日常生活，多年來相關研究明顯貧瘠有待投入。

隨後 Bruner（1991）提出了敘事研究之十大特徵，指稱其乃不斷建構與理解意義的過程，與真實間之關係僅存於「故事內」之部分與整體間的「逼真性」（verisimilitude）而非對應於外在自然世界的「可驗證性」（verifiability），無法用傳統實證研究的求真原則解釋因而也難以驗證故事所述之真實與否，凸顯了其與傳統心理學科學取向之異。

但 Bruner（1991）認為，敘事仍有其規範性（normativeness），任何故事之講述多出自事件或生活經驗與其所處文化常規之異以致產生「問題」，由此才能在「正統」之外找到「破口」進而發展出「可述性」並建立新的文化常規；此一由問題與破口到重建文化常規之過程，即為敘事隱而未見之文化規範性。

由此亦可推論，相較於科學性的「假設—驗證—理論建構」知識累積途徑，故事經過多次分享與再述並廣為流傳後，亦會逐步連結、累積而形成「文化」、「歷史」甚至建立「傳統」，其發展路徑顯與傳統科學研究之本質大相逕庭。

在方法論上，以 Sarbin 為主的敘事心理學者一貫地強調多元思維，「以研究問題為中心，方法為【研究】目的服務」而非如傳統心理學者是「……『測量先於存在』、『方法先於問題』，可被量化、操作化、客觀化的問題才是心理學的研究對象」（馬一波、鐘華，2006，頁 5；添加語句出自本文）。

Sarbin 等人尤其主張透過生命故事之講述來理解生活世界，代表了「人文取向的心理學者在當代發出一種聲音」（郭永玉，2006，頁 1），延續並擴大了前述由 Maslow 等心理學前驅研究者引發的學術轉向浪潮，隨後並曾啟發眾多與前不同之研究新方法，包括「自傳式生命故事敘述」（autobiographical life stories）、「生活歷程取徑」（life course/life span approach）、「敘說探究」（narrative inquiry）、「自傳式民族誌學」（autoethnography）等，其共同特點均在對「過去在現在的位置」的重視，即如何由講述者與聆聽者分享並認同彼此（過去）人生經驗（在此刻）之獨特性與可貴程度；此即

敘事心理學的人文取向核心意義所在（參見臧國仁、蔡琰，2012c）。

三、小結

為了協助反思老人傳播研究的方法論前景，本小節借重了兩個來自心理學次領域的典範轉移經驗期能展望未來，其雖與「老人／人老傳播」議題未有直接關連，但研究內涵仍常有連結。

舉例來說，如 Maslow 之理論對「老人／人老傳播」之啟示作用就頗為深邃（若水譯，1992，頁 172-173），由其領銜之人本心理學與超個人心理學均可推論年齡實無可懼之處，反應學習超越其外在所限而力求尋覓人生更高價值所在。研究方法則應堅持以「人」為對象，闡明人皆有積極向上的本能並力求超越已知、存在、理想、完善與潛力等，即便高齡猶可積極追求更高智慧以臻「止於至善」（以上說法引自劉燁，2006，頁 27）。

另如 Kenyon, et al. (1999, p. 40) 說明敘事老人學核心要素時，即曾指稱其曾受惠於前述 Sarbin 之「生活即故事」根喻而看重敘事論之潛力與影響性，強調人老過程與故事講述與聆聽實皆密不可分。而 Kenyon & Randall (2007, p. 238) 亦曾描述老人敘事研究深受後現代思潮人文科學轉向之影響，針對傳統實證科學的「真理」、「意義」、「權力」與「權威」等概念提出了諸多批評，繼而認為任何社會現象均與「語言」、「詮釋」、「再現」等人類行為有關，多透過社會建構而來且難有單一答案或單一研究途徑；其言與前述 Sarbin 與 Maslow 所論皆若合符節。

因而從此小節略述之人本心理學與敘事心理學著手，「老人／人老傳播」研究未來猶可朝向以樂觀、正向、肯定之人生態度且不受年齡限制，轉而思考如何述說故事以及這些述說經驗如何有助於老人建立其正面之生命觀。

肆、結論：從「老人傳播」到「人老傳播」之人文轉向意涵

過去二十年來，許多人都發現純科學與專業老人學裡少了一些重要意涵。主流老人學——憑藉著其高度的技術性與工具性、

公開宣稱之客觀性、價值中立與專業化之話語——仍然缺乏適當語言來面對老齡社會之基本道德與精神議題。研究人員、教師、學生、專業人士、病人、客戶、管理人員與政策制訂者均未持有任何現成方案得以相互討論人類存在之基本問題。在此背景下，那些重要的存在、倫理與形而上議題也在老人學的知識版圖毫無地位。而人文主義老人學的基本問題——變老究竟意味著什麼？——也就至今未能受到重視（Cole & Ray, 2010, p. 1）。

無論老人（學）或老人傳播研究過去數十年間皆曾因社會變遷而廣受重視，但研究題材仍有侷限且相關理論發展遲緩，而研究內容亦常囿於研究者自身之學術訓練與世界觀而對如何研究（此即「方法論」之旨）存有刻板印象與偏見，以致研究結果易於產生慣性迷思，對理解老化現象有諸多窒礙之處。

本文內容概分兩個部分，第一部份針對老人傳播研究之「研究對象」、研究者之「世界觀」以及「研究設計」等三者分從「方法論」提出針砭並略及「知識論」與「主體論」，強調此一領域習視研究對象（即老人）為體能與智力皆在衰退的高齡族群，忽略了不同年齡層之老人表現亦有差異且各有特色，未來實應調整其名為「人老傳播」，改而關注個（老）人如何感知生命歷程之變化以適應其「長老」（growing old）而非僅是「變老」（getting old）之實，從而樂於將其轉化為故事述說以與他人（如家庭成員與同儕友人）共享並建立人際互動關係。尤應嘗試以研究時間較為長久之「縱貫式」資料蒐集方式解讀並說明「人老傳播」之意涵，藉此避免陷入年齡偏見之謬誤（參見蔡琰、臧國仁，2019）。

此點與上世紀九零年代末期逐漸興起之「人文取向老人學研究」（humanistic gerontology；見 Cole, Kastenbaum & Ray, 2000; Cole, Rays & Kastenbaum, 2010）多有連結，強調研究老齡當以「人」（而非實證主義之定律與理論）為其後設主體來檢視相關理論意涵，包括如何「持續產生與宇宙共融之感」、「重新定義時間、空間、物體之意涵以能感受『過去』與『未來』世代間的連結」、「不再以自我為中心，改以『宇宙之我』（cosmic self）替代」等（此皆出自 Tornstam, 2005 之見），深富人文義理與精神。

其後本文第二部分引介來自人本心理學與敘事心理學之反思經

驗，著眼於討論其興起如何與心理學長期以來過度傾向行為主義之趨勢有關，急於向「硬性科學」(hard science)靠攏後大量摒棄一些無法測量也難以操作變項之研究主題。正如 Arons & Richards (2015, p. 163) 所言，「在科學一元論的標誌下，長久存在的假定即在認為，透過一致的方法，心理學可以歸結為與物理學同樣的學科」；其弊端似與本文之旨不謀而合，因而引入來自兩個心理學次領域之反思心得當有助於「老人／人老傳播」研究者借鏡。

其一，正如前文所示，人本心理學在如 Maslow 以及其他研究者努力下已漸站穩腳步，改視心理學為「以研究健康、具有全面功能性並有創造力之全人個體」研究領域 (Moss, 1999, p. 13)，其發展對九零年代後期出現之「正向心理學」(或譯「積極心理學」, positive psychology) 影響深遠，旨在強調對「心理生活積極因素的研究，如主觀幸福感、美德、力量等」(葉浩生，2006，頁 21)，鼓勵心理學研究者調整其原有之改變弱質研究方向改而建立正向能力以預防心理疾病之出現，不僅關注「疾病」、「衰弱」與「傷害」等與人類負面問題有關的研究議題，更要眷顧「力量」與「美德」等人類正面、積極屬性 (Seligman, 2005)，其內涵因而有助於「老人／人老傳播」研究未來關注如何從多變的 aging 情境朝向正面發展〔見 Aldwin & Igarashi, 2016 有關「復原老化」(resilience aging) 之討論〕。

其二，前文所引敘事心理學之反思經驗對老人學研究亦富參考價值，除如前述啟發了敘事老人學次領域外，更曾引領「生命故事」此一帶有濃厚人文取向之研究途徑與老人研究結合，未來當能進一步促進與「老人／人老傳播」研究產生更多新意。

如資深老人學研究者 Birren (2001, ix; 引自 Kenyon, Bohlmeijer, & Randall, 2011, xiii) 之預言，二十一世紀業已成為「記錄個人生活、講述生活故事的世紀」，而老人講述自我生命故事之意義當更在於對其生命經驗之重視，反映了「凡走過必值得回味」之人生積極意涵 (臧國仁、蔡琰，2012b，頁 134)。

合併觀之，本文之旨乃在提醒研究者(含本文作者)，「老化」是每個人的生命體驗而非他者，如何將此體驗轉化為研究題旨有其重要意涵。舉例來說，當前述「嬰兒潮」老人退休漸成趨勢時，許多研究者也已進入準退休階段，其對自身生命之體悟如何成為研究題材就有可發展性(參見蔡琰、臧國仁，2019)，因而無論老人學、批判老

人學或「老人／人老傳播」研究者都應經常自問自答進而瞭解「做研究」的盲點。何況「做研究」乃是與自己的學術生命以及同儕間的互動與對話（復見圖 1），唯有領悟此點，「老人／人老傳播」研究才能直入核心找到值得安身立命之源頭。

總之，人生真諦必須透過故事的一再講述與互換方可體會，而在此講述與再述（以及聆聽）的過程裡，我們得有機會回頭檢視自己、觀察他人、體驗生命（Randall, 2001）。人生獨一無二，唯有了解這點才能提升自尊並珍惜自己擁有的人生文本。老人如此，其他年齡者亦然，此點當是反思「老人／人老傳播」研究對相關學術發展之最大啟示所在。

註釋

- 1 如丁卓菁（2016，頁 5487）曾謂，「1932~2013 年，各門學科又從不同角度研究探討與老人相關的議題，文獻共計近 13 萬篇，可見老人研究在國內（按，指中國）已有一定規模」；但其亦稱，「老人研究在傳播學中卻遇冷」。此外，若以「老人」、「傳播」、「研究」為關鍵字共可在 Google Scholar 尋得 2017 年後之繁、簡體字相關學術論文達 1,370 篇（上網時間：2018 年 3 月 6 日）。
- 2 根據 Hooyman & Kiyak（2002／林歐貴英、郭鐘隆譯，2003，第八章），1961 年之前的社會老人學係以「角色」（role theory）與「活動」（activity theory）理論為主，旨在回答「個人如何適應年紀相關的變化」（頁 414），包括社會角色與生活形態等面向。其後，著名之「隔離理論」（disengagement）首開先河地主張，人到了某個特定年齡老人就會從社會「隔離」或「撤離」，如住進安養院或退休賦閒在家，轉而關注於自身的內在生活而漸從社會活動撤退。這個「隔離理論」因而成為社會老人學的「重要轉捩點」，是「第一個全面的、清楚的將各相關領域的理論引進」（頁 416），包括「符號互動論」、「年齡階層論」、「社會交換論」、「老年政治經濟學」等，是為「第一次轉型」（the first transformation）。
- 3 出自魏忻忻（2015 年 10 月 12 日）。〈台灣第 1 份百歲人瑞大調

- 查 成長率直逼日本〉，《聯合報：願景工程》，取自 <https://vision.udn.com/vision/story/8817/1243148>（上網時間：2017年5月18日），係依據聯合國2013年調查。臺灣平均餘命為79.5歲，百年人瑞占每十萬人口之12.1位。
- 4 此小節部改寫並擴充自蔡琰、臧國仁（2019，頁24-25）。
 - 5 E. M. Erickson 之妻敘述第九階段時的確曾經說明其為「九十歲」的老齡階段，其他階段則無對應年齡。
 - 6 有關「人本心理學」與「超個人心理學」之緣起以及其與 Maslow 之關連，詳見 Moss, 1999。
 - 7 Gruel (2015, p. 44) 認為，Maslow 曾經經歷兩次心臟病發作，其間深感時不我予而急於推出新的動機觀點，「超自我實現」的高峰經驗議題即其經歷之典範轉移。
 - 8 此處所談之「敘事心理學」（narrative psychology）與心理學之另一次領域「心理敘事學」（psychonarratology）不同。如張萬敏（2012，頁52）專著所稱，後者是「認知敘事學的分支之一，是其實證流派的主要代表，……關注在敘事文本的處理過程中讀者頭腦裡（即讀者內部）發生了什麼，但是它更強調以文本實驗來驗證相關的理論假設或理論構想，這也是它最大的方法論特色」，顯與強調生命故事講述的人文取向「敘事心理學」頗有差異。
 - 9 葉浩生（2006，頁8）在〈總序〉曾謂：「……這恰恰是現代心理學的悲劇之所在：它的一切標準都是外在的，不是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程序和模式，而是為了滿足作為科學的標準。自然科學是根據它要研究的問題確立方向的，而心理學只有一個願望，那就是向自然科學看齊，它不管自己要研究什麼，只要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就足夠了。這種對自然科學的盲目崇拜是造成現代心理學困境和各種問題的癥結之所在」。從這個說法出發就可瞭解 Sarbin 以及人本心理學者對現代心理學之不滿其來有自，因而成就了心理學的人文主義基礎。

參考書目

- 丁卓菁 (2016)。〈老人傳播學研究現狀〉，《中國老年學雜誌》，21: 5487-5489。
- 丁興祥編 (2012)。《自我敘說研究：一種另類心理學》。臺北市：五南。
- 王敏雯譯 (2018)。《幸福老年的秘密：哈佛大學格蘭特終生研究》。台北市：張老師文化。（原書 G. E. Vaillant [2013]. *Triumphs of experience: The men of the Harvard Grant Stud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江明修 (1998)。〈公共行政學研究方法論〉。政治大學非營利組織研究室出版。上網日期：2017 年 07 月 02 日。取自 <http://www.kexue.com.cn/upload/blog/file/2010/6/2010610153310449798.pdf>
- 呂明、陳紅雯譯 (1992)。《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台北市：師大書苑。（原書 Goble, F. G. [1970]. *The third force: The psychology of Abraham Maslow*. New York, NY: Grossman.）
- 周伶俐譯 (2000)。《Erikson 老年研究報告》。臺北：張老師文化。（原書 Erikson, E. H., Erikson, J. M., & Kivnick, H. Q. [1997]. *Vital involvement in old age*. New York, NY: Living Psychology Publishers.）
- 林進益 (2007)。〈解讀雜誌廣告中的老人迷思〉。中山大學傳播管理所碩士論文。
- 林歐貴英、郭鐘隆譯 (2003)。《社會老人學》。臺北市：五南。（原書 Hooyman, N. R. & Kiyak, H. A. [2002]. *Social geront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6th Ed.).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 邱天助 (2007)。《社會老人學》。臺北市：正中書局。
- 邱天助 (2012)。〈中文版序二：老年是生命的酬賞或懲罰？〉。
- 段義孚 (2011)。〈人本主義地理學之我見〉（北京師範大學講座中文譯稿）。上網日期：2018 年 3 月 8 日。取自 <https://gbsunmap.wordpress.com/2011/05/03/%e6%ae%b5%e4%b9%89%e5%ad%9a%e2%80%94%e2%80%94%e4%ba%ba%e6%9c%ac%e4%b8%bb%e4%b9%89%e5%9c%b0%e7%90%86%e5%ad%a6%>

e4%b9%8b%e6%88%91%e8%a7%81%ef%bc%88%e8%af%91%e7
%a8%bf%ef%bc%89/

- 若水譯、李安德（Andre Lefebvre）著（1992）。《超個人心理學：心理學的新典範》。臺北市：桂冠。
- 馬一波、鐘華（2006）。《敘事心理學》。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
- 張定綺譯（1993）。《快樂，從心開始》。臺北市：天下文化。（原書 Csikszentmihalyi, M. [1990].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New York, NY: HarperCollins.）
- 張萬敏（2012）。《認知敘事學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郭永玉（2006）。〈序〉。馬一波、鐘華（2006）。《敘事心理學》。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
- 陳肇男（2001）。《快意銀髮族：台灣老人的生活調查報告》。臺北市：張老師。
- 葉浩生（2006）。〈總序：當代心理學的困境與心理學的多元化趨向〉。馬一波、鐘華（2006）。《敘事心理學》。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
- 臧國仁、蔡琰（2012a7月）。〈老人傳播研究之「後設觀點」一進階理論建構之提議〉。「中華傳播學會 2012 年會」，臺中市：靜宜大學。
- 臧國仁、蔡琰（2012b）。《老人傳播：理論、研究與教學實例》。臺北市：五南。
- 臧國仁、蔡琰（2012c）。〈新聞訪問之敘事觀—理論芻議〉，《中華傳播學刊》，21: 3-31。
- 臧國仁、蔡琰（2013）。《老人傳播研究的思辨理路與創新性：進階理論建構之提議》。國科會專題研究結案報告（NSC 101-2410-H-004-100-）。臺北市：政治大學新聞系。
- 臧國仁、蔡琰（2014）。〈「老人研究」與「老人傳播研究」之溯源與省思—兼論「華人傳播研究」之敘事典範後設取徑〉，洪浚浩主編《傳播學新趨勢》，頁 459-481。北京市：清華大學出版社。
- 劉燁編譯（2006）。《馬斯洛的智慧：馬斯洛人本哲學解讀》。臺北

市：正展。

- 廣梅芳譯（2012）。《生命週期完成式》。臺北市：張老師文化。
（原書 Erikson, E. M. & Erikson, J. M. [1998]. *The life cycle completed (extended version)*.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Company.)
- 潘英美譯（1999）。《老人與社會》，台北市：五南。（原書 Thorson, J. A. [1995]. *Aging in a changing society*. Belmont, CA: Wadsworth.)
- 蔡琰、臧國仁（2010）。〈爺爺奶奶部落格一對老人參與新科技傳播從事組織敘事之觀察〉，《中華傳播學刊》，18: 235-263。
- 蔡琰、臧國仁（2018）。〈試析『大眾傳播研究』之人文取向〉，《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6: 140-150。
- 蔡琰、臧國仁（2019）。〈初探退休議題與傳播研究之可能構連：生命故事研究取向之理論建議〉，《新聞學研究》，140: 1-39。
- 蔡麗紅、鄭幸宜、湯士滄、黃月芳（2010）。〈老人歧視〉，《長庚護理》，21(2): 165-171。
- 駱紳編（2012）。《創齡：銀色風暴來襲》。臺北市：立緒。
- 魏忻忻（2015年10月12日）。〈台灣第1份百歲人瑞大調查 成長率直逼日本〉，《聯合報：願景工程》。取自 <https://vision.udn.com/vision/story/8817/1243148>
- 魏惠娟編著（2012）。《臺灣樂齡學習》。臺北市：五南。
- 羅彥傑（2016）。〈失智、汙名與健康促進：評析我國對老人的健康宣導策略〉，《中國廣告學刊》，21: 34-64。
- 羅彥傑（2018）。〈「失智」病症汙名報導之流變：以 1951-2010《聯合報》檔案為例〉，《新聞學研究》，137: 1-43。
- Aldwin, C. M., & Igarasi, H. (2016). Coping, optimal aging, and resilience in a sociocultural context. In v. L. Bengtson & R. A. Settersten, Jr. (Eds.),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aging* (3rd. ed) (pp. 551-576). New York, NY: Springer.
- Arons, M., & Richards, R. (2015). Two noble insurgencies: Creativity and humanistic psychology. In K. J. Schneider, J. F. Pierson, & J. F. T. Bugental (Eds.), *The handbook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Theories, research and practices* (2nd ed) (pp. 161-175).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engtson, V. L., Burgess, E. O., & Parrott, T. M. (1997). Theory, explanation, and a third generation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n social gerontology.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52B, S72-S88.
- Birren, J. E. (2011). Forward. In G. Kenyon, E. Bohlmeijer, & W. L. Randall (Eds.), *Storying later life: Issues, investigations, and interventions in narrative gerontology* (pp. ix-x).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uner, J. (1986). *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uner, J. (1990). *Acts of mean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uner, J. (1991).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Critical Inquiry*, 18, 1-21.
- Cole, T. R., & Ray, R. E. (2010). The humanistic study of aging past and present, or why gerontology still needs interpretive inquiry. In T. R. Cole, R. Rays, & R. Kastenbaum (Eds.), *A guide to humanistic studies in aging: What does it mean to grow old?* (pp. 1-24). Baltimore, MR: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ole, T. R., Kastenbaum, R., & Ray, R. E. (Eds.). (2000). *Handbook of the humanities and aging* (2nd ed.). New York, NY: Springer (首版為1992年出版)。
- Cole, T. R., Rays, R., & Kastenbaum, R. (Eds.). (2010). *A guide to humanistic studies in aging: What does it mean to grow old?* Baltimore, MR: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oupland, N., & Coupland, J. (1990). Language and late life. In H. Giles & W. P. Robinson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Chester, UK: John Wiley & Sons.
- Estes, C. L. & Associates (2001). *Social policy and aging: A critical perspective*. Thousand Oaks, CA: Sage.
- Estes, C. L., & Binney, E. A. (1989). The biomedicalization of aging: Dangers and dilemmas. *Gerontologist*, 29(5), 587-96.
- Foucault, M. (1973).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NY: Pantheon.
- Gergen, K. J. (1999). *An invitation to social construction*. London, UK: Sage.
- Gruel, N. (2015). The plateau experience: An exploration of its origins,

- characteristics, and potential. *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47(1), 44-63.
- Gubrium, J. F., & Holstein, J. A. (1999). 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 on aging. In V. L. Bengtson & K.W. Shaie (Eds.),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aging* (pp. 287-305). New York, NY: Springer.
- Haggbloom, S. J., et al. (2002). The 100 most eminent psychologists of the 20th century.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6(2), 139-152.
- Harwood, J. (2007). Understanding communication and aging: Developing knowledge and awareness. Los Angeles, CA: Sage.
- Hastings, A. (1999).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The fourth force. In D. Moss (Ed.), *Humanistic and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pp. 192-208).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Kaufman, S. R., Shim, J. K., & Russ, A. J. (2004). Revisiting the biomedicalization of aging: Clinical trends and ethical challenges. *Gerontologist*, 44(6), 731-738.
- Kenyon, G. M., & Randall, W. L. (2007). Narrative and aging. In J. E. Birren (Ed.), *Encyclopedia of gerontology: Age, aging, and the aged* (pp. 237-242) (2nd ed.). Oxford, UK: Elsevier.
- Kenyon, G., Bohlmeijer, E., & Randall, W. L. (Eds.). (2011). *Storying later life: Issues, investigations, and interventions in narrative gerontolog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enyon, G. M., Ruth, J-E, & Mader, W. (1999). Elements of a narrative gerontology. In V. L. Bengtson & K. W. Schaie (Eds.),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aging* (pp. 40-58). New York, NY: Springer.
- Lapadat, J. C. (2004).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of early language and literacy development. *National Inquiry*, 14(1), 113-140.
- Littlejohn, S. W. (1999). *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
- Lopez, S. J., & Snyder, C. R. (Eds.). (2009).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nd ed.).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slow, A. H. (1993). Theory Z. In A. H. Maslow, *The farther reaches of human nature* (pp. 270-286). New York, NY: Penguin (Reprinted from *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1969, 1(2), 31-47).
- Maslow, A. H. (1962). Critique of self-actualization theory. In E. Hoffman (Ed.), *Future visions: The unpublished papers of Abraham Maslow* (pp. 26-32).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aslow, A. H. (1954).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NY: Harper

- & Row.
- Mishler, E. G. (1986). *Research interviewing: Context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ishler, E. G. (1984). The discourse of medicine: Dialectics of medical interviews. Norwood, NJ: Ablex.
- Moss, D. (Ed.). (1999). *Humanistic and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Murray, M. (2003a). Narrative psychology. In J. A. Smith (Ed.), *Qualitative psychology: A practical guide to research methods* (pp. 111-132). London, UK: Sage.
- Murray, M. (2003b). Narrative psychology and narrative analysis. In P. M. Camic, J. E. Rhodes, & L. Yardley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Expanding perspectives in methodology and design* (pp. 95-112). 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Murray, M. (2017). Narrative social psychology. In B. Gough (Ed.),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tical social psychology* (pp. 185-204).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Nakamura, J., & Csikszentmihalyi, M. (2005). The concept of flow. In C. R. Snyder & S. J. Lopez (Eds.),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pp. 89-105).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elson, T. D. (2002). *Ageism: Stereotyping and prejudice against older person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Nussbaum, J. F., Pacchioni, L. L., Robinson, J. D., & Thompson, T. L. (2000). *Communication and aging* (2nd ed).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Pepper, S. C. (1942). *World hypotheses: A study of evidenc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ettigrew, A. M. (1985). Contextualist research: A natural way to lin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E. E. Lawler, III, A. M. Mohrman, Jr., S. A. Mohrman, G. E. Ledford, Jr., T. G. Cummings, & Associates (Eds.), *Doing research that is useful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p. 222-273). Lanham, MA: Lexington Books.
- Randall, W. (2001). Storied words: Acquiring a narrative perspective on aging, identity and everyday life. In G. Kenyon, P. Clark, & B. de Vries (Eds.), *Narrative gerontolog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New York, NY: Springer.
- Randall, W. L., & McKim, A. E. (2008). *Reading our lives: The poetics of*

- growing ol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andall, W. L., & McKim, A. E. (2004). Toward a poetics of aging: The link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life. *Narrative Inquiry, 14*(2), 235-260.
- Sarbin, T. R. (1986a).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In T. R. Sarbin (Ed.), *Narrative psychology: 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pp. ix-xvii). New York, NY: Praeger.
- Sarbin, T. R. (1986b). The narrative as a root metaphor for psychology. In T. R. Sarbin (Ed.), *Narrative psychology: 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pp. 3-21). New York, NY: Praeger.
- Scheibe, K. E., & Barrett, F. J. (2017). *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life: The life and work of Theodore R. Sarbin*.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Seligman, M. (2005). Positive psychology, positive prevention, and positive therapy. In C. R. Snyder & S. J. Lopez (Eds.),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ettersten, Jr., R. A., & Godlewski, B. (2016).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age and aging. In V. L. Bengtson & R.A. Settersten, Jr. (Eds.),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aging* (3rd ed.) (pp. 9-26). New York, NY: Springer.
- Stephens, D. C. (Ed.). (2000). *The Maslow business reader*. New York, NY: John Wiley.
- Tornstam, L. (2005). *Gerotranscendence: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positive aging*. New York, NY: Springer.
- Ward, R. A. (1977). The impact of subjective age and stigma on older person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32*(2), 227-232.
- White, H. (1973).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MR: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Wood, A. M., & Johnson, J. (2016). *The Wiley handbook of positive clinical psychology*. Chichester, UK: John Wiley & Son.

Reflections on the Methodologies of Ag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of Similar Experiences from Psychology

Kuo-Jen Tsang & Yean Tsai*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methodologies of “ag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paper first briefly reviews 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ag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t then describes the problems that have been previously discussed by ag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such as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definition of the research subject, worldview of the researchers, and research design.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aging communication are suggested to consider aging as a process of narrating life stories rather than a process of decay. People can adjust their lives by sharing stories regarding themselves, their families, or their colleagues in interaction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positive attitudes should be adopted in ag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y borrowing reflective experiences from some subareas in psychology.

Keywords: aging, methodology, reflection, the elders, communication

* Kuo-Jen Tsang is retired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Yean Tsai is retired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